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

林迭肯等著

世界書局印行

蘇州府

宗顯

CC17136

問題，以爲日後繼續研究的餘地。這又是他對於語文研究上另具隻眼，有獨到的見地，不能不在此一提。

據古來的傳說，當初倉頡造字，曾經『天雨粟，鬼夜哭。』天上究竟會不會掉下粟來，夜裏究竟有沒有人聽得鬼哭，都是不能想像的事，當然只好算是一種神話。但自從讀了林君的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以後，我們對於『天雨粟，鬼夜哭』，却有了一種新的解釋：『天雨粟』，那是形容倉頡所造的文字，對於我國文化上的貢獻，正好像我們有了粟子可以養生的重要；『鬼夜哭』，那是形容當時倉頡埋頭苦幹的精神，晝夜不息的研究，那種耐心，那種毅力，正是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現在林君雖已有了科學的方法，物質的設備，外國語的基礎，比之倉頡，大爲不同。但他化了七年工夫，六易其稿，尙且還說這不是『定本』，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很多，足見一種文字的創造或改造，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此，我們甚望讀者能繼起研究，將來果能把他改進到像林君所說，『這是第一本，但是最不行的一本』那就萬幸了。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

目 錄

-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序.....陸高誼 (1)
- 中國拼音文字的新發展.....Zo Siu (1)
- 遲早要改用拼音文字的.....黎錦熙 (4) ✓
- 中國拼音文字的新道路.....易 貝 (5)
- 愈簡愈妙.....蔡元培 (10) ✓
- 正名篇.....陳 剛 (11)
- 字各一義.....方以智 (18)
- 讀『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書後.....王 弦 (19)
- 推行拼音文字以統一國語.....勞乃宣 (22) ✓
- 論『基欺希』聲母的轉變.....孫 仁 (23)
- 京音與國音.....教育部 (29) ✓
- 談談暴發音的清濁音.....陳 風 (31)
- 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迭 肯 (35)
- 舉一個例子(路得的故事).....迭 肯 (73)

作態度，合乎科學的工作方法，澈底的，全盤的，來處理中國拼音文字的基本問題。經過了他多年的辛勤，產生了中國第一部拿詞兒做單位的『國語拼音詞彙』，這可不是中國拼音文字運動的同志們所期待着的好消息嗎？凡是讀過他的『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一本書的人沒有不欽佩他的研究的。現在這本『國語拼音詞彙』正是經過他繼續不斷的研究所產生的。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這本詞彙不但適應我們的需要，並且對於推動中國拼音文字的發展一定有很大的力量。只要我們愈能利用這本詞彙，就愈能發揮它的力量。

中國拼音文字的難題有兩個：一個是拼音之前就料到的同音字問題，還有一個是拼音之後才發覺的詞兒連寫問題。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工作最努力的是林迭肯先生，研究最透澈的是林迭肯先生，所以貢獻最多的也是林迭肯先生。現在我們雖則不能說，同音字問題跟詞兒連寫問題是完全解決了，至少我們可以說，有了林先生的詞彙，這兩個問題大部份是解決了。就是未解決的部份，有了他的詞彙，別人也容易下手了。一則因為林先生已經替大家收集好，整理好充份的材料，用不着多費準備的工夫；再則因為林先生已經告訴大家他所探索過的途徑，別人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了。

我對於中國拼音文字一向是樂觀的。在歡迎『國語拼音詞彙』出版的現在當然更是樂觀的。不過趙元任先生有句話我也不忘記。他說：『哪怕有最高的機關製定了最好的文字，設立了一世界的傳習所，編了些最完備的字典詞典，可是假如沒有東西讀，那以上的設備也是白饒的。』因此我歡迎『國語拼音詞彙』出版的同時，更熱切的希望，由詞彙做出發點的文字時期能够早早實現。繼續不斷的出版拼音文字的讀物，應當是今後的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期刊，格外來得重要。因為期刊可以容納廣泛的題材，衆多的作家，使得文字的本身活潑起來，有生命起來。期刊的編者，作者，和讀者能够發生聯繫，使得拼音文字由少數人的運動變成多數人的運動。這是我的希望。

附 記

迭肯先生，

謝謝您把詞彙的長序給我一個先看的機會，真是高興。你的工作愈來愈使得拼音文字的前途透露出無限的光明。

長序既然決意先出一個本子，那末我就先說一說我對於出版詞彙的感想。這樣我寫了篇『中國拼音文字的新發展』，附在這裏寄給您。

關於詞兒連寫的研究，長序比出路精密多了。從簡單的文法分析進到深一層的文法分析，從單純的文法分析進到兼顧字義的分析。顧到字義的分析這一點，我覺得與名詞的連寫很有關係，而與字彙的經濟更有關係。比方『駒』義的『小馬』『犢』義的『小牛』，『雛』義的『小雞』，『小小狗』的『小狗』，都是單字。這些單字開頭的『小』，是不屬於詞類區分的形容詞，而是屬於語製成的接頭語，後面的『馬，牛，雞，狗』是他們各自的語根。接頭語的『小』可以接在一切動物名詞的頭上，螞蟻會生『小螞蟻』，臭蟲能生『小臭蟲』，字典上所以不必收留這『不勝其多』的小傢伙。同樣，『公牛，母牛，公雞，母雞』的『公』和『母』是表示牲畜的性別的接頭語，字典上也用不着比照英文的 ox 和 cow, cock 和 hen 那樣一個個的收留下來，只要有一個『牛』字和一個『雞』字就夠了。（好比英文字典上有 goat 而不必有 he-goat 和 she-goat 一樣）。講到複合名詞，像『牛奶，馬奶，羊奶』等等，『雞蛋，鴨蛋，鵝蛋』等等，都可以連寫為一個字，不必有加短劃的跟不加短劃的分別，而在字典上也不必佔位置，因為字典上反正主體成份的『奶』和『蛋』，從屬成份的『牛，馬，羊，雞，鴨，鵝』，本來是有位置的。這樣，字典的編製不是可以經濟不少嗎？這是 Esperanto 字典的辦法，似乎是有參攷的價值的。

關於動詞部份的寫法我完全同意您。前次您和我談起一個『亂』字幾乎可以加在每一個動詞的前面，我曾經想把它作為一個 prefix 看待，現在我不這樣想了。

變體拼法的數量，能少，自然寧可少。將來廣大的實用起來，有要增加的現在限制不了，有要淘汰的現在束縛不了。只要我們的方法有彈性就好。所以新添了一個用符號的法子再好沒有。

Zo Siu. 32年10月29日

遲早要改用拼音文字的

假如不努力呢？五百年後，中國也要改用拼音文字的，那自然而然，如同甲骨鐘鼎文慢慢地變成現行的楷書，行書一樣，不過比較那『有意識的』改革，要弄得亂七八糟一點兒。

世間一切都是善變的，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尤其善變，你不要牠變，牠也變，這是大原則。

人之所以可貴者，就在知道某事要變，就預先加上一點兒『有意識的』變。『一百年也可以』，這叫做『先天而天弗違』；『五百年後，中國也要改用拼音文字的』，這叫做『後天而奉天時』。

——節錄黎錦熙『一百年也可以』

中國拼音文字的新道路

— 易 貝 —

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林的；
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魯迅：華蓋集。

一 兩拼不如一拼

好幾年前，曾經有過一場論辯，討論中國文字究竟應該停留在方塊字的舊階段呢，還是應該向前發展到拼音文字的新階段？這個論辯是清清楚楚地結束了。除了懷舊的情緒特別濃厚的人士之外，似乎也有不少主張中國文字需要改革的人們。而在經過了簡體字和手頭字的試驗之後，這場論辯又指出：中國文字改革的唯一道路是拼音。

這些都是舊事，但如今不得不重提一下，因為不久以前，我曾看到一位先生的文章，對於『中國拼音文字』中的『拼』字不大滿意，大意是說漢字是完整的，而拼音文字則須零零碎碎的『拼』起來。其實，漢字的造字六法——六書——即所謂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也無非在『拼』字中兜圈子。不過漢字所拼的是『形』是『義』，而不是『音』吧了。例如一個強盜拿了一把『刀』，把你的東西拿了『去』於是把『去』和『刀』拼起來，成了一個『刦』字；兩木拼為『林』，三木拼為『森』。諸如此類的『拼』的例子，在漢字中舉不勝舉。不過後來越拼越不像樣，竟把『黃金萬兩』拼成一個怪字，張天師符籙上的『勒令』的拼法，竟拼得不知所云了。現在在『拼』這一路上拚命的人們也還多着，尤其是我們的化學家。近來報上登着一種專治膿毒的特效藥，一看專門名詞，是『磺醯胺噻唑』製劑，不禁一陣慚愧，連自己是否是中國人

也懷疑起來了。這五個字粗看有些像『俺呢叭咪哄』，但『俺呢叭咪哄』倒還勉強讀得出來，而『胺噠啞』則只能暫時做啞子了。魯迅先生曾為我們的化學家還要兼做『新倉頡』而擔心；但現在看起來，中國人民的發音器官似乎也要擔心了。一個舊倉頡造成了百分之八十的中國『文盲』，許多新倉頡不難造成百分之一百的中國『文啞』。這是漢字拼義拼音的結果。

這樣，一拼而中國人民之目盲，再拼而中國人民之舌結；文字將愈來愈難，而與一般民衆將更無緣了。漢字的拼形拼義，其結果是認不得，讀不出；中國拼音文字是拼音，其結果是容易認，讀得出。前者是兩拼，後者是一拼，兩拼不如一拼。所以，以『拼』的理由來反對拼音文字是不能成立的。問題在於這個『一拼』應當怎樣拼法，應當怎樣來克服這個『一拼』路上的障礙。

二 從民間到實驗室

中國拼音文字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它是中國拼音文字路上最大的絆足石。不幸得很，這絆足石，在今日以前，似乎未曾有一個中國拼音文字路上的旅行者設法來把它搬開。所說絆足石，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最重大的有三點：

1. 詞兒沒有確定的形狀，
2. 詞兒沒有確定的身份與地位，
3. 詞兒連寫沒有妥善的標準。

然而克服這個絆足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專門的知識，艱苦的統計，研究，整理，它更需要廣泛的被試用的試鍊。

但不管這些巨大的困難，幾種中國拼音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國語羅馬字）終於從民間走進了語文學專家的實驗室。迭肯先生六七年來的沈默的工作，凡見到過或聽到過的人沒有不為之感動的。他的幾篇研究的報告（現在收入在『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一書中），最初在

語文叢刊上發表的時候，曾大大地鼓舞了一些中國拼音文字的工作者們。從他的先後幾次研究報告，以至最近的『國語拼音詞彙編輯的經過』中，我們可以看到迭肯先生六七年來嚴肅工作的過程：統計並整理單字，改革方案，相對地解決了中國拼音文字前此所未能解決的幾個困難（包括：同音字的分化；詞兒連寫的標準；以及詞兒的定型化）。同時，並在這些年頭的艱苦工作中，完成了『國語（連寫，定型，註調，分部）拼音詞彙』的第一部分。如果說『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是一本研究報告，那末，『國語拼音詞彙』是林氏實驗室的第一次偉大出品了。

七年前中國拼音文字從民間走進了專家的實驗室，而今，再從實驗室裏走出來，又踏進民間去的時候了。這一次，這個『中國拼音文字』已穿上了一件新的外套，不但提高了它的形式，而且提高了它的本質與內容，實驗室裏六七年間的一番艱苦的試鍊，把它推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三 偉大的，偉大的『幼稚』

我們把『國語拼音詞彙編輯的經過』一文中所附的變體字表，和『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書末所附的檢字對照一下，便可以看出迭肯先生在方案的改革上，又有變動，這個變動，我個人認為是值得大高興的。如果不是我的偏見，則可以說，從前的方案是較近於國語羅馬字，而現在的方案是較近於拉丁化的。爲了以後述說上的便利起見，我把後者稱爲『林氏新方案』。把『林氏新方案』同拉丁化方案比較一下，在字母部份，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把 X 改成了更普遍更熟見的 h，作爲母音的 y 改成了 eu，而把 y 作爲延長符號，以及 chi, shi 等採用國語羅馬字，此外，可以說保存了拉丁化的面目。當我把『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一書仔細讀了兩遍之後，老實說，我是有一點担心的：我擔心迭肯先生的理想會太高，要把語文方案設計得十全十美地繁複

完密，把一切短處在脫離實驗室時減少到幾近乎零。這在我的淺見看來是不可能的。固然，繁複是精密完善的另一面，然而未經過長時期的實行，這精密完善或許會失去廣大的流通性與被試用的機會。然而讀了『國語拼音詞彙編輯的經過』之後，我便覺得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了。那篇文章所給予我的只有『狂喜』這個名詞可以代表。我對於這最後一次的字母與方案的再修改所感到的鼓舞，在前面已經提過了。這裏特別指出的，是關於『特別寫法』的減少這一點。特別寫法是分化同音字的方法之一，然而特別寫法太多，反而限制語文的自然發展。迭肯先生說：『凡是一種事物在初創的時候，如果計劃得太周密，反會阻礙這種事物的進化。幼稚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推動生長和發展，早熟却是一個致命傷……拼音文字中的同音字並不是不能解決，而是故意留着作為發展中國語文的一種推動力』（下點是我加的）。迭肯先生故意留下許多同音字，讓它們在實踐的過程中漸漸地被廣大人民所改造或淘汰，藉此促進中國語文的更新的本質上的發展，這不能不說是迭肯先生的一個偉大的新決定，它使『林氏新方案』賦有更高度的生命力。這是一個高度的發展，而『幼稚』自然是迭肯先生的自謙。但如果有人認為是幼稚的話，我以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偉大的幼稚！

四 幾點門外之見

(1) 關於變體字和特別寫法。

『林氏新方案』中的變體字和特別寫法是分化同音字和確定字形的兩個最大的革命方法。這些方法的使用，雖然在學習上將增加一些相當的困難，但這個『相當的困難』是『一本萬利』的。然而因為這些方法對於一般人（除了國語羅馬字者外）一定會感到相當陌生，因此，如果可能，在初用的時候不妨用另一種字體，如黑體或斜體。這個用意是刺激讀者的印象，一次次地接觸多了，便會個別地記憶起來。

(2) 關於正式單字及從屬字。

迭肯先生的『國語拼音詞彙』裏，把從屬字及變化字從正式單字中區別出來，這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新措置。不過在規定正式單字上，我的意思是不妨稍微限制得嚴格一些。這樣，正式單字(基本單字)的數量可以減少一點。對於一個以上的概念所合成的詞兒，雖然是代表一個單純概念的，也不妨作為從屬字或變化字。例如『閃電戰爭』在德文裏雖然只佔一個單字的位置(blitzkrieg)，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也必認為是一個單字，而在中國拼音文字裏不妨作為一個片語而分寫(Shandien zhanzheng)。此外，規定一批接頭語，如『半』，『反』，『新』，『舊』，『前』，『後』……等等，也可以把一部份的詞兒從『正式單字』中分化到從屬字或變化字中去。正式的基本單字最好用顯明的較大的字體排印，這對於將來編製課本時可以省却不少時間與精神。

五 結尾：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到現在，在中國拼音文字路上摸索着的人們有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條新道路上的風景有些什麼呢？我們可以歸納起來如下：

1. 字母方案改革得更加通『熟』(不是『俗』)化了。
2. 同音字相對地被分化了。
3. 單字的字形與身份相對地被確定了。
4. 詞兒連寫的標準更加具體化了。
5. 正式的基本單字被選擇出來，被整理起來了。

這是中國拼音文字的一條新的遠大的發展道路。自然，僅僅有着一條道路是不够的：不管築路的工程師以及工人苦力們自謙地把它稱做是泥土的，不管我們說它是硬質凝土的，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大眾來實地行走。我們需要幾千幾萬人在這道路上行動，我們不僅要試行獨輪車，我們也要試行載重的卡車。我們不僅需要讚歎地愛護它的

人，我們也歡迎批評它的人。不論是步行也好，獨輪車也好，載重卡車也好，讚嘆也好，批評也好，目的祇有一個：向前！

1943年11月24日

附 記

過去我曾間接地看到過迭肯先生的詞彙的原稿的一部份，當時曾經摘下一點札記，可是現在寫點東西，却找不着那個札記。現在只能就隨感所及，拉雜寫成這篇讀後感。我一直以為一種拼音文字的試金石是試譯幾部高度的文藝作品，而這些文藝作品，又都應當與『讀』或『唱』（總之，與發音）有關的。這一類的文藝作品最理想的自然是詩歌與劇本。我曾選出了五種作品想把它們用林氏新方案來翻譯。這五種作品是：

1. 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詩劇
2. 高爾基的『在底層』——話劇
3. 普式庚的『葉夫格尼·奧涅庚』——詩的小說
4. 屠格涅甫的『散文詩』——散文詩
5. 高爾基的『母親』——通俗散文

這五種作品，各代表了五種語文上的不同形式的試鍊。如果能夠把它們用拼音文字譯出來，然後讀給別人聽，或請別人讀出來，如果別人能夠聽得懂，讀得出，那是足夠為這種拼音文字而驕傲了。我曾把這種試驗戲稱為『材料強度試驗』。但是由於種種關係，直到現在還未動手。我在這裏把這個幼稚的想頭寫出來，希望別人能夠有機會發這個『傻勁』。譬如說，把一本『哈姆萊特』來試驗一下，雖然談不到在這條新的道路駛行了卡車，至少也可以算得踏過一趟三輪車了。

愈簡愈妙

掃除文盲，愈速愈妙，其所用之工具，愈簡愈妙。

——蔡元培。

正名篇

—陳剛—

在中國語文月刊裏，我曾經寫過幾篇討論「字形」（即特別拼法）的文章。我堅持着「字形」在某些時候是必需的，並且說明：形，聲，義乃是文字的三個要素。這種說法曾經引起非難，但是雙方祇爭了一半，並沒有將字形需要與否的問題完全解決。不過，在心裏我還是始終認爲字形是需要的。

那時我感到字形的需要，乃是根據用拼音文字寫作而得到的一些經驗來臆測而已，所看到的不過是一星半點；所談到的不過是片言隻字，並沒作過整個的有系統的調查，因此也不敢再說下去。後來林迭肯先生在多年的詞兒歸納整理之後，得到了一個結論，說拼音文字需要「變體字」（即特別拼法）：而且他擬定了一張「變體字表」，記得第一張變體字表裏所規定的變體字約有三百字。我一見之下，不禁驚喜——多年鬱悶在我心裏的問題，現在竟用實驗的方法將它解決了！

林先生工作的經過，和規定字形的方法和原則，在他的「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一書和「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一文裏都詳細敘過了。我覺得我所想的，所要說的，林先生早說過了，而且說的比我所想到的更完備。所以在這一方面我也不預備再添足了。至於談方案的細則之優點或缺點，將來在實際應用上自然也會給以褒貶。我現在祇想在字形的理論方面再繼續談談。

一 談「名」和「實」

文字是書面化了的語言，所以要談文字先要談談語言。

英國語言學家加狄納氏(Gardner)說過，語言的因素，不管是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及連接詞等，都只是功能上的區別而已，其本質上實在都是名詞——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形狀等的名稱。這正和墨子所說的：「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意義一樣。所謂「名」就是「名稱」；所謂「實」，就是一切事物形狀等。

換句話說，語言就是事物的記號；記號的功能可以分作兩個部份，一個是約定俗成的音素或形態；一個是事物概念。我們瞭解一個記號，除掉記住了這音素或符號之外，還得知道它所指的事物是什麼。如果僅僅認識了某音素或某符號，不能算是已經瞭解了它。這就是「名實耦，合也」的意思。譬如一個箭頭「 \ggrightarrow 」，我們祇知道它是一個有頭有尾的圖形；而不知道它有指示方向的意義，就算對它還沒有瞭解。

反過來說，一個記號種種不同的意義，它的功能沒有確定，不能使人根據它作事物上的聯想，它就不是一個完美的記號。譬如一個圈「○」，它不能明白告訴你，它究竟「所以謂」什麼，「名」和「實」沒有法子「耦」，它的功能就等於沒有。

譬如人造語，像 Esperanto, Ido, Volapuk 等，它們每一個單字都是由人功決定的，沒有同音詞，舉出任何一詞，我們祇要讀過，就明白這詞所指的確是什麼，那麼這個詞的功能就很完美的。在一個語言體系裏，每一個詞都完美，那麼這整個的語言也是完美的。

但是現在各民族語，都是由許多部落語混合而成的，並且經過了多年的遞嬗變遷，產生了很多的同音詞。有的同音詞可以有五六個不同的意義，就好比一個符號可以代替很多不同的事物。這種同音詞就是不完美的工具。

在語言上，語詞意義的決定，還有一種輔助的條件，就是根據說話的場合來瞭解意義，即是所謂「場合說」(situation)譬如 huahtou 這個語詞，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指什麼，但是在某種場合之下，像在銀

行裏，我們可以知道它是指「劃頭」；在談論人的性格時候，我們可以知道它是指「滑頭」。

但是在文字上，不一定都有場合，譬如標題，口令等，我們從什麼來瞭解它呢？所以國語羅馬字提倡者所說，「說出來聽得懂的，拼寫出來一定也看得懂」這句話就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

此外，說話時候，還有手勢的幫助，在文字上怎麼辦呢？

此外在文字的表現方面還有一種不可忽略的事情，就是文字的境界顯示作用。

我們知道，所謂表現的藝術，就是用最少力量產生最多的功效。要述說某件事情，我們如果能用寥寥數語就能做到的，我們就不必博喻釀采的說很多話來達到同樣功效，而且多說也許還會失掉生動。

如果一個字，本身是一個明顯的圖形，它可以助長聯想的作用，尤其在韻文或其他抒情文裏可以創造境界，醞釀氣氛，這種功能在語言中是沒有的。

漢字之所以可愛，就因為它的字形明顯。但是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像漢字那樣，每個字都有它的特形，因為那樣就根本失掉了改用拼音文字的原意，不過我們不必過於極端，把文字弄成燈謎似的，須一邊讀一邊猜，纔能明瞭的東西。像以前的拉丁化新文字，多少有些須「一邊讀，一邊猜」的情形，甚至有時候，連猜恐怕被猜錯，因此便改成冗長而且詰屈聱牙得無端崖的句子。繼五四運動產生「新文言」之後又產生了「新新文言」，這那裏又是提倡拼音文字的本意呢？

總之，「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一句至理名言，要想替語文求真正的出路，必須先「順言」；要「順言」就必須先「正名」，要「正名」必須先使得「名實耦」，要使得「名實耦」就得確定字形，務使「異實者莫不異名」而後止。

二 目前的『名實耦』問題

關於「正名」的事情，早已有先賢談到過，像傅斯年先生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裏；吳稚暉先生在「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裏，和瞿秋白先生在「亂彈及其他」裏都曾談起。就是在拉丁化裏也有 mai 和 maai, ta 和 taa 等的規定，從這種規定，也足以證明「正名」在拼音文字工作上絕對需要的了。

過去的方法，大約可以分作三種：

- (一) 用特別拼法；
- (二) 儘量發展複音詞；
- (三) 在遇到同音詞時候，用別的同義詞來代替。

第一個方法，因為從前沒有統計過，到底有多少同音字；又因為恐怕重蹈漢字的覆轍，並未敢多用。所用的方法大都偏於後面兩種。

我覺得發展複音詞，也並不是可以冒昧從事的，第一先要明瞭中國話的特性。

無疑地，中國語已逐漸由單音語走進了複音語的階段了。這種進步乃是「漸進的」而不是「躍進的」。複音詞在書面上雖然在逐漸的增加着，但是在口語上還保持着大量的單音詞，又因為中國之有複音詞是後起的，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有很多人還不知道什麼是「詞兒」，凡是編過詞典的都有一種經驗，不是詞兒收得太濫把「成語」「片語」都列作「詞兒」了，就是收得太少，把有許多像「成語」「片語」而其實是「詞兒」的拋棄了。

這個癥結不僅是在於「連寫」問題上，而且在於「節奏」上。

像「一雙」「都是」等字，問題在是否「連寫」；但像「遷移」一字，連寫似乎是毫無問題了，而在應用時候却不一定連寫。譬如「禁止遷移」，不能說「禁止遷」或「禁止移」，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就是林先生的「同義的動詞絕對連寫」的定律。可是在「已經遷到某處」或「已經移到

某處」却很少有人說「已經遷移到某處」，因為這樣說了，節奏方面就欠調和了。由此可以知道前面「禁止遷移」的「遷移」實在是適應節奏關係而連寫的，並非和其他語言中的真正複音詞相同。

這種現象在古文裏特別顯明，如項羽的垓下歌：「騅不逝兮可奈何」末了用「奈何」，使得句子平穩，而像華元的驂乘歌「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裏，末了不用「奈何」而合併成「那」了。完全是節奏關係，在口語裏這種情形也很多，像「女兒」原來是兩個音段的，在民謠裏却唱作「嫁出門的女」，拼成「女」一個音段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一定要把單音字化作複音字，「折辭作名，以亂正名」，多少有些違反自然吧。

並且，語言是大衆的，大衆覺得格格不入，就不能成功，大衆說「鹽」，我們一定要他們說雲南話「鹽粑」；大衆說「麵」，我們一定要他說北京話「麵條」；大衆說「睡」，我們一定要他們說「睡眠」；大衆說「大」我們一定要他們說「巨大」「龐大」「大的」「高大的」，這豈不是又在造「新新文言」了麼？中國語由屈折語變成孤立語，又由孤立語變成附着語，以及由單音語變成複音語等等現象，完全靠人民自然地發展成的，要想用人工方法，硬把生硬的語詞摻入，使得語言僵化，正好像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硬做成木乃伊一樣不合理。從前有人對羅馬皇帝說：「陛下可以把法律散佈於民間，却不能把言語散佈於民間」。

所以，發展複音雖然是一種辦法，但是僅僅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的偶或試用的辦法而已。文字普遍之後，大衆會決定哪些字應當複音化，哪些字應當保持單音，由大衆造出來的複音詞纔是真正的複音詞，我們萬萬不可以「揠苗助長」。

關於利用同義詞，我覺得也有可以商量的餘地。

語言永遠是在變化着的，非但語音變化，語彙也在變化着，有些字字義轉變，有些字字義引伸，更有些字義在擴大或縮小，新的字不斷產生，舊的字不斷淘汰，都是隨着應用便利在變化。在現在感到沒

有用的字自然會淘汰，反之，不淘汰的必定還是有用。許多同義詞之所以仍舊存在，正因為它們每個還有每個的用處。像口語中「拉，扯，拽，換，揪，曳，拖」等，每個詞和另一個詞的意義都不完全相同。我們決不能因為其中某詞有同音詞，遂而摒棄，拿另外一個詞來代替。

法國莫泊桑曾說過：「我們所要表現的任何事物，祇有唯一的名詞……我們不能不力求，非到發現這唯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不止，決不可以發現了和這個近似的詞就滿足了，也不可以藉口困難而隨便措詞」。Trench 氏也說，「在一個複語裏決沒有同義字，就是那些意義似乎相同的字，它們之間的意義也是有出入的」，這種說法，Saintsbury 叫它「一字說」(Single-word theory)。這種情形在初民也許還不十分重要，但是在文明的民族裏，却是表現高智慧的重要現象。修辭學上的「擇字法」(diction) 和同義字字典都是為研究字的精確意義而設。中國將來總也許有一部完備的同義字字典。俾使人能曉得應該怎樣選擇用字以表現文明人的精確思想。

國語羅馬字諸人曾說，寫作要找尋「字音響亮」的，而不要用那些「希虛希虛烏里烏里」的字。林先生「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一書裏也說起「選用發音響亮的單字」來把「萎靡不振的悶聲字逐漸淘汰掉」。

這種方法在不妨礙字意正確的情形之下試行，不過，要明白的是，這種方法對於漢語的缺點，並不是醫治，而是療養，我們對它要一方面耐心療養，一方面還要謹防生出另外的毛病。

發展複音詞和借用他字兩種辦法，其實就是一種辦法，所不同的就是前者有音綴多少的關係而後者沒有。不管二者之中的那一種，我們只要從「發展」和「淘汰」兩個詞兒看來，不是在短期間裏所能够做到的。即使要在短期間裏做到，換句話說，就是給它打麻藥針，動手術而不讓它靜靜地長期療養，語言的自然發展特性也會給予「醫生」以無情的打擊的。

那麼在這種「遠水救不得近火」的情形之下，目前我們祇好用方

纔說過的，唯一的規定「變體字」的辦法。

除了速記術之外，世界上任何族語裏決不會有又完美又容易的文字的。我們如果祇貪圖「三個月內就可以學成」的便利，結果也許會得不償失。況且「變體字」並不一定是永垂不朽的東西，林先生早已說過，青蛙等到長成之後，它的尾巴自然會得消失的。

三 關於『國語拼音詞彙』

過去拉丁化裏的「特別詞兒」，大都是採用韻母重疊的一個辦法的，譬如：

他	ta	她	taa
湯山	Tangshan	唐山	Taangshan
賣	mai	買	maai
在	zai	再	zaai

在上面這四個例子裏，可以看出，「她」是陰平字；「唐」是陽平字；「買」是上聲字；「再」是去聲字，但是在拼法上都是同樣的用兩個 a。也許因為拉丁化是不管四聲的。但是所根據的變體原則究竟是什麼呢？倘使再遇到同音詞，如「塔」「栽」「埋」用什麼方法來區別呢？拉丁化方案裏並沒有說明，並且也沒有規定共有多少特別寫法以供遇到同音詞時候採用。

就如用複音詞等，也不過是稍稍提到而已，也沒有方法或條件的規定。

推其最大原因，就是方法的錯誤。語言乃是變化莫測得最複雜的東西。方法適用於甲音的，就不一定也適用於乙音。過去拉丁化者所採用的乃是演繹法，以為決定了幾個特別拼法，其餘的同音詞的特別拼法便可以依此類推了。而不知道，整理文字祇可以用歸納法，從全部的語彙來研究，統計，到底有多少應該制定特別寫法的字，再從拼法上研究，統計，每一個音綴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拼法，而且還要

決定這些拼音對這些同音詞應該怎樣配給法。此外又要注意這些拼法上有沒有衝突矛盾的地方。祇有這樣辦法方纔能穀不遭「瞎子摸象」之譏。

過去我雖然也獻議過用符號，方音和四聲。這幾種方法也不期然而然地和林先生的方法相吻合，但是我也只是「瞎子摸象」似地「摸」出來的方法而已，並沒有整個的研究過，不像林先生那樣，大刀闊斧的修正，精益求精的研究。好像是蛻變，將一層層的壳脫掉，最後纔長成。又好像彫刻，經過了多少次的切，錯，琢，磨，最後纔彫成。

在林先生這步工作完成後，暫時「正名」的目的也許可以算是大部份達到了。以後讀拼音文字作品者也許不致於再「一邊讀，一邊猜」了。至於留剩下來的一些同音詞，並不是不能解決，而是唯恐太早熟，有意留着，以逼促語言自己進步的。林先生雖然主張用同義詞代替以及發展複音詞等，但是他並沒有真的將若干同義詞或單音詞摒在字典之外。有很多可能在將來淘汰的同音詞仍舊編在裏面。因為用主觀方法來閉門造得車子，出門未必能穀合轍。

可是，話雖然這樣說，在規定「變體字」裏面，也許還有許多太主觀的決定，一些詞兒也許在實用上不一定用特別拼法的，而林先生用了。在拼法方面也許有些不十分妥當的地方，這些地方，我覺得在目前我們不必再深入研究，即使研究有了結果，也不一定會出門合轍，我已經說過，合轍與不合轍，將來在大眾實地應用後自然會證明的，並且也會改正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本詞典問世後大家不妨根據它實用一下，以期將來在實用上真正達到正名的目的。

字各一義

字之紛也，卽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明朝）方以智，通雅卷一。

讀『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書後

—王 弦—

在此時此地讀到迭肯博士的新書，是一件非常叫人興奮的事情，我們衷心的感謝出版者和著作者的毅力和勇氣。

迭肯博士的這本書，把他多年來研究中國語文改革問題的心得，一古腦兒的有系統的發表出來了，他在許多問題上批評了過去的舊的意見，在許多問題上又提出了新創的意見。這些意見都經過慎密的思考，值得我們研究和接受。

作者告訴我們，他曾不怕耐煩的從三十二種讀物中收集詞兒並加以統計，他曾毅然決然的放棄他的主觀的整理方法，他曾統計研究趙元任先生的詞兒連寫方法，他又調查研究商店牌號的寫法……這種不怕耐煩，不怕失敗，精密細緻的研究精神是我們語文工作者的榜樣。

作者的研究態度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真是像陸高誼先生所說，『不具絲毫成見，或任何作用，所以他能把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以及漢字拉丁化的長短得失，心平氣和的綜合起來……』正因為作者有這種客觀的態度，所以才能在批評國語羅馬字，斷然主張不標注四聲，而採取『發展複音』作為整理中國語文中單字的原則和方法；正因為作者有這種客觀的態度，所以才能在批評漢字拉丁化，斷然主張詞兒定型化，而採取『別體拼法』作為分化同音字的補充辦法。如果不是這種客觀的研究態度，就不會有這兩個主要的成績。

作者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是從主觀的想像出發，而處處拿實際的語文現象做對象，因此他能夠揭發中國語文的底

蘊，發現中國語文的規律，所得到的結論便不致空洞而沒有根據，便不是人云亦云。

作者的這本書，對於我們有些什麼收穫，對於中國的語文改革有哪些重要的貢獻呢？我覺得至少有下面三點：

1. 整理單字的原則和方法。
2. 詞兒連寫的規則。
3. 方案的修改。

這三部份是作者的心血結晶，最寶貴最有科學的價值。第一第二兩部份意見，我個人完全同意，至於第三項，部份的似乎尚值得更作研究。（編者：第三項現在已有不少的改進了。）

我爲什麼不說『提出中國語文的整理作爲中國拼音文字的先決條件』是作者的最主要的貢獻呢？因爲根據中國語文的歷史，拉丁化者確是一開頭就提出『通俗化』，『大衆語』等作爲新文字的重要原則的，這樣的提法，似乎比稱爲『中國語文的整理』還明確些。因爲『語言』本身是活的變動的東西，不是平面的不變的東西，因此把『整理』作爲先決條件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一面推行拼音文字，一面整理中國的語文。事實上也是如此，沒有拉丁化的推行，便沒有迭肯博士的這次整理，所以作者也提倡多多著作出版拼音文字的讀物。而且『中國語文』這一個概念也太模糊，必須是『口語』而不是『文言』，這大家都已經同意了，然而應該是（1）中國鄉村中農民的語言呢？還是（2）大都市中工人大衆的語言？或（3）大學生知識份子的語言呢？（這裏我用了農民和工人等字樣，請勿誤會有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因爲客觀上中國的語言是可以分這幾種的，各有各的特徵，雖然還沒有分化得怎樣清楚）。這是在寫作讀物之前必須先確定的。作者也說，『用拼音文字寫文章的人並不是隨意亂寫的……各人都有自己的標準』，拼音文字的標準就是大衆語。作者研究所得的整理單字的原則——發展複音，正是中國近代大衆語的主要特徵，吸收方言和外來語也正是

大眾語的兩個次要特徵。

新文字者研究了中國現代的語言以後，確定大眾語是中國目前最進步的語言（雖然比起歐美的現代語言來還有很多弱點）；在研究了各國文字制度和中國各種語文改革方案以後，又確定拼音字是最進步的文字制度；又主張推行拼音字（包括編寫，傳習，和研究）作為改進語言改進文字的具體步驟。所以新文字者是寓研究在實踐之中，而不是研究得到盡善盡美的結論後再實踐，也不是既已實踐，便反對研究。所以新文字者從未自詡為登峯造極而拒絕改進的意見。這次迭肯博士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拼音字運動這幾年來實踐的總評，所以是值得歡迎的，所以應該把作者的許多研究心得認為是中國語文運動中的新貢獻。

作者主張『不提倡方言』這是跟拉丁化者的『發展方言』主張不同的。在這本書中作者並沒有發揮他這個主張，不過我個人認為發展方言對於創立中國的民族統一語，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發展方言不是分裂中國的語言，正是為了統一中國的語言。中國統一語的創造必然要包含中國各地方言中的進步因素，而這些因素的吸收如果不是拿千千萬萬人的方言的書面化做基礎，少數語文學者的整理和研究必然是閉門造車。發展方言語文學的目的如此，另外則是為了便於民衆教育的推行，迅速的掃除文盲和提高文化，這雖然是教育上的目的，但與語言的統一也有直接的影響。我以為中國統一語的成功至少有三個條件：（1）方言書面化，（2）交通的發達，（3）掃除文盲提高文化。從上而下的國語運動是已經證明失敗了。這方面我們等候迭肯博士的指教。

作者是我們極欽佩的學者，豐富的語文學知識和許多新的創見則成為我們的導師。我個人希望作者堅持他的研究學術的精神，態度，和方法，而且貫徹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節裏面去，更希望作者發揚大胆對待真理的精神，不偏不倚對待真理的態度，而在研究的方

法上更注意到揭發語言現象的發展規律，並根據這種規律來推進中國的語文運動。

我是一個語文學的學徒，很願意做作者的一個學生，這不是謙虛而是事實，爲了這原因特地把我的讀後感寫出來供同伴們討論，並乞取作者的指導。

1943, 2, 9.

推行拼音文字以統一國語

夫文字簡易與語言統一，皆爲今日中國當務之急，然欲文字簡易，不能遽求語言之統一，欲語言統一，則必先求文字之簡易，至魯至道，有不能一蹴幾者，蓋設主音不主形之字，欲人易識，必須令其讀以口中本然之音，若與其口中之音不同，則既須學字，又須學音，更覺難矣。假使以官話字母，強南人讀以北音，其扞格必有甚於舊日主形之字者，故必各處之人，教以各處土音，然後易學易記，卽如舊日之字，亦各處以土音讀之，不能皆用官音也。果能天下之人皆識土音簡易之字，卽不能官音，其益已大矣。至於學習官音，乃別是一層功夫，不能於學習簡易文字時，兼營並進也，此文字簡易與語言統一有不能不分之界限也。迨土音簡字既識之後，再進而學官音，其易有倍蓰於常者。蓋以此方人效彼方語，必求肖其音，已識主音之字，則有所憑藉，蓋明於母韻聲之條理，則易於貫通。今先以土音學簡字，於拼音之法，母韻聲之理，已了然於胸矣。而官話母韻聲之字與土音母韻聲之字無異也，所異者音耳。於本識之字，本明之法，而但變其音，有不渙然易解者哉？

——(清朝)勞乃宣

論『基欺希』聲母的轉變

— 孫 仁 —

一 本文的目的

- (1) 從方音和漢字中來找出『ㄐ ㄑ ㄒ』等聲母轉變到『ㄐ | < | ㄒ |』的痕跡；
- (2) 從方音和漢字中來找出『ㄍ ㄎ ㄏ』等聲母轉變到『ㄐ | < | ㄒ |』的痕跡；
- (3) 國語羅馬字的 ji, chi, shi, 和拉丁化的 gi, ki, hi, 到底那一種方案合乎實用。

二 『知癡實』轉變到『基欺希』

注音符號中的ㄐ | < | ㄒ | 三個聲母，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都不另製字母，國語羅馬字採用 ji, chi, shi, 理由是：ji, chi, shi 和 j, ch, sh 等音本有互變的現象。拉丁化採用 gi, ki, hi, 理由是 gi, ki, hi 本由 g, k, h 轉成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呢？

我們先來看看 j, ch, sh 有無轉變到 ji, chi, shi, 的例證。這裏用不着考古，也不必收集各地的方言，只舉一種方音（寧波話）和國語兩相比較，來找出這些聲母的轉變（例子照國羅拼法）。

漢字	國音	方音
織	jy	jih
執	jy	jih
者	je	jie

摺	je	jih
招	jao	jiao
照	jao	jiao
舟	jou	jiou
周	jou	jiou
沾	jan	jian
針	jen	jin
張	jang	jiang
主	ju	jiu
喫	chy	chiuoh
赤	chy	chih
澈	che	chih
抽	chou	chiou
丑	chou	chiou
稱	chen	chin
處	chu	chiu
綽	chuo	chiah
穿	chuan	chiuan
濕	shy	shih
式	shy	shih
燒	shao	shiao
少	shao	shiao
守	shou	shiu
手	shou	shiu
深	shen	shin
審	shen	shin
升	sheng	shing

聲	sheng	shing
舒	shu	shiu
庶	shu	shiu

這些例子已可證明 j, ch, sh 在寧波話中的確有許多轉變爲 ji, chi, shi 的聲音。現在再從漢字的讀音上來看轉變的例證。

字根	得聲的字	得聲的字
甲	鬧 ja	甲 jia
斬	斬 jan	漸 jian
𦏧	棧 jan	𦏧 jian
𦏧	盞 jän	賤 jian
𦏧	醜 jan	餞 jian
出	拙 juo	倔 jiue
出	茁 juo	掘 jiue
九	仇 chou	仇 chiou(又讀)
秋	愁 chou	秋 chiou
秋	瞅 chou	楸 chiou
𦏧	剗 chan	淺 chian
鐵	懺 chan	籤 chian
且	鉏 chu	蛆 chiu
出	詘 chu(又讀)	詘 chiu
出	黜 chu	屈 chiu
芻	芻 chu	趨 chiu
夏	廈 sha(又讀)	廈 shia
夏	嘎 sha	夏 shia
堯	燒 shao	曉 shiao
肖	稍 shao	肖 shiao
肖	梢 shao	消 shiao

肖	筲	shao	宵	shiao
小	少	shao	小	shiao
向	响	shang	向	shiang
省	省	sheng	省	shing(又讀)
予	抒	shu	序	shiu
如	恕	shu	絮	shiu
者	暑	shu	緒	shiu
賣	贖	shu	續	shiu

以上幾十個例子已足證明 j, ch, sh 的確可以轉變為 ji, chi, shi。所以國語羅馬字利用 ji, chi, shi 作為 j, ch, sh 的變音，無論在方音裏或漢字聲母的轉變裏都有根據。

三 『革克黑』轉變到『基欺希』

拉丁化不用 ji, chi, shi 來代表 ㄐ | ㄑ | ㄒ | 却用 gi, ki, hi, 理由是 gi, ki, hi 是由 g, k, h 轉變而成的。我仍用同樣的方法來找出這些聲母的轉變。

漢字	國音 (gi, chi, shi)	方音 (g, k, h)
家	gia	ga(又)
加	gia	gô
假	gia	gô
街	gie	ga
芥	gie	ga
解	gie	ga
教	giao	gao
奸	gian	gai
監	gian	gai

江	giang	gang
講	giang	gang
梗	ging	geng
角	giue	goh
敲	kiao	kao
殼	kiao	koh
鉛	kian	kai
嵌	kian	kai
蝦	hia	hô
嚇	hia	he
蟹	hie	ha
鹹	hian	hai
降	hiang	hang
項	hiang	hang

可見國音的 gi ki hi 和方音 g, k, h 的確有轉變的地方。現在再從漢字的讀音上來找轉變的例證。

字根	得聲的字	得聲的字
覺	攪 gao	攪 giao (又讀)
	咎 gao (又讀)	咎 giu
告	告 gao (又讀)	窖 giao
干	干 gan (又讀)	奸 gian
工	缸 gang	江 giang
工	杠 gang	缸 giang (又)
	虹 gang	虹 giang (又)
薑	縉 gang (又)	縉 giang
井	耕 geng	耕 ging (又)
亢	杭 geng	杭 ging

更	更	geng	更	ging
至	頸	geng(又)	頸	ging
今	矜	guan	矜	gin
	家	gu(又)	家	gia
	賈	gu	賈	gia(又)
合	給	gei	給	gi
艮	根	gen	艱	gian
豈	凱	kai	豈	ki
高	犒	kao	敲	kiao
區	樞	kou	區	keu
區	驅	kou	區	keu
句	敏	kou	劬	keu
欠	砍	kan	芟	kian
欠	坎	kan	款	kian
合	合	he	洽	hia
曷	褐	he	歇	hie
曷	喝	he	噉	hie
赫	嚇	he	嚇	hia
亥	駭	hai	駭	hie
号	號	hao	鴉	hiao
咸	喊	han	咸	hian
咸	憾	han	鹹	hian
午	滸	hu	許	heu
虐	戲	hu(又)	戲	hi
畏	環	huan	嫵	hiuan
	還	huan	還	hiuan
	環	huan	儗	hiuan

爰	緩 huan	諷 hiuan
亘	洹 huan	烜 hiuan
宏	宏 hong	雄 hiong

這樣看來拉丁化利用 gi, ki, hi 作為 g, k, h 的變音，無論在方音裏或漢字聲母的轉變裏也都有根據。

四 應當採用那一種

當初我們以為公說的話如果有理，那末婆婆的話一定錯了；那裏知道有時候公婆的話都有理，怪只怪兒媳婦氣量太小，不肯採取雙方的話，以致起了無謂的爭執。假使我們肯用客觀的態度來處理問題，那末『應當採用那一種』便可有了答案。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從中國語言和漢字讀音的變遷上說，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的兩種方案，不但不分上下，而且並不衝突，所以採用任何一種都行；但是從拼音文字的本身上說來，ji, chi, shi 比 gi, ki, hi 更國際化。（見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123 頁）。所以我們以 gi, (ji) chi, shi 為正體而以 ki, hi 為別體，用以分化同音字而使拼音文字的字形更為明顯。

京音與國音

查讀音統一會審定字典，本以普通音為根據。普通音即舊日所謂官音，此種官音，即數百年來全國共同遵用之讀書正音，亦即官話所用之音，實具有該案所稱通行全國之資格，取作標準，

尤爲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較最多，故北京音在國音中適占極重要之地位；國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卽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棄，自不待言。本會此次修訂國音字典，凡遇原來注音有生僻不習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在採取之列。至北京一隅之土音，無論行於何地，均爲不便者，則斷難曲從，該會所欲定爲國音之北京音，當卽指北京之官音而言，決非強全國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爲國音也。國音字典中對於北京官音，既已盡量採用，是該會所請求者，實際上業已辦到，似可無庸贅議。至於聲調問題，公布注音字母之部令中，僅列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並未指定應以何地之五聲爲標準。誠以五聲讀法，因各地風土之異，與語詞語氣之別，而千差萬殊，絕難強令一致。入聲爲全國多數區域所具有，未便因北京等處偶然缺乏，遂爾取消，正猶陽平亦爲全國多數區域所具有，未便因浙江等處偶然缺乏，遂爾取消也。蓋語言統一，要在使人咸能發此公共之國音，但求其能通詞達意彼此共喻而已；至於絕對無殊，則非惟在事勢上有所不能，抑亦在實用上爲非必要也。

談談暴發音的清濁音

—陳 風—

當器官發音的時候，氣流通過受到阻礙，先完全閉塞，後又突然開放，以致所拘住的氣流迸發而出，成爲暴發音(plosives)。

暴發音依照氣阻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作三種，即：雙唇音；舌尖音和舌根音。這三種音再依照氣流的不同，據我所知道的，在漢語裏，大約每種又可以分作八種：

一. 雙唇音	二. 舌尖音 (註)	三. 舌根音
1. b ()	d ()	g ()
2. bh (ㄅ ₁)	dh (ㄉ ₁)	gh (ㄍ ₁)
3. bh̄ (ㄅ̄ ₁)	dh̄ (ㄉ̄ ₁)	gh̄ (ㄍ̄ ₂)
4. mb (ㄇ ₂)	nd (ㄋ ₂)	rg (ㄎ ₂)
5. mbh̄ (ㄇ̄ ₂)	ndh̄ (ㄋ̄ ₂)	rḡh̄ (ㄎ̄ ₂)
6. p (ㄆ ₃)	t (ㄊ ₃)	k (ㄎ ₃)
7. ph (ㄆ ₃)	th (ㄊ ₃)	kh (ㄎ ₃)
8. ph̄ (ㄆ̄ ₃)	th̄ (ㄊ̄ ₃)	kh̄ (ㄎ̄ ₃)

第一種音的 b, d, g 完全和法文字母的 b, d, g 發音相同。一般人認爲它們和吳越語裏的濁暴發音一樣，是極大的錯誤(說見後)。在漢

(註) 這舌尖音指像法文裏的舌尖音而言，是以舌頭前部舔上齒所發的音，和英文裏的以舌頭尖端舔上齒根所發的音不同。和英文發音差不多的祇有福州語等。在一般語文論著裏，往往在 d, t 上面加反撇，如 t', d'，以表示和英文的 d, t 之區別，這反撇在本文裏省去了。